



西藏洛扎县拉郊乡拉郊村一景（1月18日摄）。■新华社发

从“悬崖之上”到大路朝天

过去，洛扎是一个极难抵达的地方。距拉萨不到 300 公里，驱车却需要十几个小时。不少路段汽车贴着崖边走，甚至和摩托车也无法错车。“冬天是冰雪，夏天是泥巴”，蜿蜒在深山峡谷间的崎岖山路，是许多驾驶员的梦魇。

“以前路不好，从县上到市里，头都转晕了，还没到达。”洛扎县嘎波社区扎麦村村民达瓦次仁告诉记者。“那时走山路都是提心吊胆的，何况冬天下雪后再翻山，跟走鬼门关没什么区别。”

洛扎县还曾流传着一句话：“嫁人不嫁拉郊人”。这话深藏人们的无奈和心酸。

拉郊，藏语意为“山的背面”，距离洛扎县城百余公里。崇山峻岭，千沟万壑，多雨天让拉郊乡成为“藏起来的地方”，严重制约了群众的生产生活。

“拉郊一年有日照的时间仅 70 天左右，土地长不出一粒青稞，以前不通路，只能翻山走路七八个小时去附近乡镇买生活用品。”拉郊乡拉郊村村委会主任扎西桑珠说，赶着牦牛翻山驮粮食，遇上大的雨雪天气道路难行，就只好把物资放在一个地方等天晴了再来获取。

“洛扎要发展，首先就是要修路”，这是洛扎县干部群众普遍而坚定的共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加强边境地区建设，采取特殊支持政策，帮助边境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解决后顾之忧，洛扎县交通建设迎来了大发展——

盘山路中最惊险的大拐弯一个个被驯服，一段段峭壁公路被隧道取代，曾经连四级公路标准都达不到的县城主干道宽度由 4 米拓展为 7.5 米。记者 2017 年进拉郊时的绝壁土路，已经拓宽成了水泥路……

相比“十二五”时期全县乡镇道路通畅率只有 42.85%、建制村通畅率只有 22.22%，目前洛扎县已实现“村村通柏油路”，建制村通畅率达 100%。

天堑终变通途。如今，从洛扎县城到拉萨，驱车只需 5 个多小时。大路朝天，洛扎人民进出大山更加便捷安全。

扎麦村村民次仁曲珍说：“以前路太险了，丈夫出去个十天半月，我都睡不踏实。后来索性就不出去了。现在路好了，他开始在山南、拉萨等地揽活，收入也上来了。”

“2006 年村里有了第一辆汽车，但因为路不通，只能停到山下。现在路通到了家门口，村里小汽车有 30 多辆、货车 15 辆，生活大变样！”扎西桑珠介绍，“如今，我们拉郊村成了人人向往的地方，有了很多外地嫁来的媳妇哩！”

秘境之地的新生

道路越修越好，越修越密，洛扎县的面貌也越来越现代。

“交通运输条件好了，各类材料运输成本大大降低，重型装载机也能开进来，这又加快了洛扎的建设速度。”洛扎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扎西罗布说。

驱车沿 219 国道驶进县城时，公路旁一排排整齐坐落的崭新藏式楼房引人注目。楼房窗明几净，外墙红白砖瓦相衬，阳光洒在房屋窗户上射出闪闪金光。

走进达瓦次仁家中，目及之处都是新的。新的桌椅、新的电视、新的冰箱……连达瓦次仁的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

“以前没有的，现在有了；以前有的，现在更好了。160 平方米的新房子，大头是政府补贴，我们掏了不到 10 万元。”达瓦次仁意味深长地说，搬了新家，“心里的包袱”也就扔下了。

新扎麦村由洛扎雄曲河北岸搬迁而来，河对面破败的旧房子不久后就会被拆除，但村民脑海中沉痛的记忆却难以忘怀。

扎麦，藏语意为“悬崖的下面”。坐落在巍巍山峦之下的旧扎麦村，高悬头顶大大小小的石头不知何时会落

行走洛扎秘境：

看！喜马拉雅深处的巨变

洛扎在哪里？
在地图上，它位于祖国最西南的末端，与不丹王国接壤，被认为是镶嵌在群山沟壑里的一片秘境，隶属西藏山南市。
洛扎，藏语意为“南方大悬崖”。正如其意，曾经通往这里的道路“猿猴欲度愁攀援”，驱车穿行挂在悬崖之上的绝壁道路不免心生惊悚。
如今，平坦的柏油路覆盖全域，色彩斑斓的边境小康村如同一幅幅美丽的画。一个生机勃勃的边陲小城崛起在喜马拉雅深山中，奋力迈步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下，村民深受其扰，危情数不胜数。

“感谢党的好政策。”达瓦次仁说，“这么多年，就搬到新家的这 4 个月睡得踏实，今年过年心境也大变。”

一河之隔，两种心境，正是洛扎县发展巨变的生动写照。如今，洛扎县已全面完成边境小康村建设，农牧民群众住房生活条件实现新的飞跃。

记者在拉郊村看到，崭新的边境小康村新房依山而建，村里的年轻人都能熟练使用微信和抖音。走进嘎玛曲达家的“洛荣家庭旅馆”，窗明几净的客房内，阳光透过玻璃洒满房间。家里还开设了台球室、KTV 包房、茶室等。

“你看这冲水马桶、空调，都是新装的，别看我们这里偏远，城里有的我们这儿也有。村里已经开了 9 家家庭旅馆。”勤快能干的女主人普布宗吉，2012 年从邻近的地方嫁到了拉郊村，对于未来的生活满怀憧憬。“现在，我们家一年的收入超过 20 万元了。”

“以前生活比较穷，就期盼着过年能添置一件新衣服，米饭往往是过年时候才能吃上。”从拉郊村考入上海师范大学的白玛次珍，对洛扎之变印象深刻，“现在网络连入了村里，边境小村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行走洛扎，记者看到创立藏药材公司的大学毕业生古桑多吉坚毅的目光；看到在中粮集团援藏项目帮助下，当地设立的西藏唯一一家养虫喂鸡模式藏鸡养殖企业探索循环农业的创新实践；看到边境旅游带动下家庭旅馆“处处开花”的勃勃生机……

“得益于国家的强边工作，洛扎这片秘境之地，正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我们将加快发展，努力为边境地区乡村振兴探索一条新路。”洛扎县委书记赵天武说。

坚守是崛起的底色

海拔 4300 多米的拉郊乡杰罗布村，格外寒冷，夜晚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30℃。皑皑白雪把连绵山脉裹得严严实实，积雪厚处有半人高。

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偏僻村落，曾经鲜有人至，牦牛和马艰难踏出了一条通行的羊肠小道。

2011 年，通往杰罗布的车道勉强修通，但从县城到这里，短短 150 公里的路程开车至少需要 9 小时，依山而建的路，一侧峭壁陡立，另一侧万丈深渊。

但就是在这极高极寒极苦之地，却有一群人放牧护林，十多年如一日守护祖国的一草一木。

今年 39 岁的杰罗布村村委会主任达娃央宗，个头不高，

健硕干练，是个“女汉子”。2008 年她便跟随二哥来到这里放牧守边。

十多年来，艰苦恶劣的环境让达娃央宗吃了不少苦头，丈夫实在坚持不住，2014 年与她离婚，远走他乡。

夏天的杰罗布阴雨连绵，她带领巡逻队员穿梭在原始森林中，一走就是十多天。冬天，他们顶风冒雪巡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山上前行，雪崩等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从父辈开始我们就一直守在这里，有人劝我趁年轻出去打工挣钱，但我觉得卫国戍边更有意义。”2003 年，达娃央宗的大哥在回拉郊乡途中遭遇雪崩不幸去世，遗体直到来年冰雪融化才找到。

大哥的遇难成为她心头永远的痛。为了接续大哥的遗志，达娃央宗立誓要坚守在这里。她说：“家在这儿，我们愿意一辈子待在这里。”

2016 年，经西藏自治区民政厅批准，正式成立拉郊乡杰罗布村。如今，杰罗布村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2 户 4 人，发展到了 27 户 86 人，他们用脚步丈量着边境线。

曾经这里不通水、电，村民住的是帐篷。如今，杰罗布边境小康示范村建成，群众搬入新居，拉郊乡通往杰罗布村的柏油路竣工通车。

记者偶遇踏着大雪前往杰罗布村维修电网的技术员嘎玛扎西。他说：“守边不易，需要每一个人贡献力量。”

发展快车给边民带来的实惠，看得见、摸得着。2021 年，拉郊乡人均纯收入达 2.4 万余元，吸引了更多人来到边陲。

50 岁的郭振立是青海西宁人，2008 年在紧邻拉郊乡的生格乡与藏族姑娘边巴卓玛喜结连理，并把家安在了生格乡。2021 年，郭振立家主动报名搬迁到拉郊乡杰罗布村。“现在国家的边境政策好，我们已做好了长期放牧守边的准备。”他说。

新春期间，拉郊边境派出所的易建、龚正茂两人在杰罗布村某执勤点值守。“大雪封山前，我们进入执勤点，要到 3 月份解封后才能出来。”易建说。

2018 年起，西藏开始实施以“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主题的乡村振兴战略，将边境脱贫致富和守边固边相结合，着力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加快边境地区发展。

洛扎，在新时代迎来发展的春天，而坚守是其永不褪去的底色。因为，“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新华社拉萨 2 月 15 日电）

谁在买卖“电诈工具”？

GOIP 设备能将传统电话信号转化为网络信号，一台 GOIP 设备可以有上百个手机卡槽，相当于可以将上百台手机集合为一，通过电脑端实现远程群控虚拟拨号。近年来，这种设备常被电信诈骗团伙用来实施犯罪。

来自公安部信息表明，2021 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44.1 万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69 万名。记者在基层走访公安机关、通信管理部门时了解到，GOIP 设备已经失去正常应用场景，沦为“电诈工具”，在大多数电诈案件中都有其身影。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设备在一些电商平台上还能轻松买到。

一台设备才几千元，却给警方办案带来重重困难

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市内，一辆白色轿车刚停车，几名警察突然围上去，将车内两名男子制服，然后从车辆后排座椅上找到一台 GOIP 虚拟拨号设备。

就在这次行动的几天前，云南楚雄州一位新手妈妈收到一条短信，称她购买的婴儿用品因存在质量问题需要进行退赔。按对方要求一顿操作后，这位妈妈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2.8 万元！

接到报案后，警方侦查发现，涉案号码和多个其他号码在同一设备上使用，且频繁向全国各地拨打电话；设备一直四地移动，最近来到了昆明市呈贡区，之后又去了玉溪市。“我们根据经验判断，大概率是‘马仔’带着 GOIP 设备到处跑。”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办案民警介绍，抓获嫌疑人后，警方发现该案中诈骗人员使用的电话号码确实来自这台设备。

警方认为，GOIP 设备为电信诈骗提供技术支持，是导致电信诈骗犯罪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办案民警介绍，过去，GOIP 设备主要用于通信运营商和大型跨国公司的集中呼叫系统，现已被替代。电信诈骗团伙看中了 GOIP 设备可模拟任何号码、批量拨打的特性，将其作为诈骗工具使用。为躲避警方追踪定位，他们常常找“马仔”带着 GOIP 设备不停移动。

“一台设备才几千元，却给警方办案带来了重重困难。”云南省公安厅网安总队办案民警韩志超说，电诈集团通过作案窝点和呼叫设备分离，可在全国任意地区招募“马仔”进行远程操控；利用任意显号软件和电话多重转移技术，导致警方追踪需跨多个省市，只要一个通信关口局筛选不出信息，线索就会中断。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管理处处长陈亮新说，“有了 GOIP 设备，随便找个人租一间房，甚至放车上开机一个月，犯罪分子在境外就能控制。”昆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三大队副大队长熊孟说：“这种犯罪还可以实现人、卡、机分离，网关放在国内，卡槽放在一个国家，操作端又放在另一个国家，甚至还能远程清除数据、销毁证据。”

有人在网上违规销售

记者了解到，GOIP 行业规模不大，生产在深圳、杭州等城市相对集中。深圳一正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深耕 GOIP 领域 20 年，由于相关产品涉电诈案件多，为配合反诈工作，2020 年 4 月决定暂停国内销售，只做外贸；深圳其他几家规模较大的厂家也都采取同样措施。

“对于 GOIP 设备，工信部已不发放新入网许可，市面上公开销售的设备多是盗用、骗取许可。”一位通信高级工程师说，这些无法取得正式入网许可证的设备是不能上市公开买卖的。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电商平台上仍能搜到相关产品。

记者在一些电商平台上搜索“GOIP”，仍有不少商品在售。其中，一名武汉卖家不久前上架一款“已备案 95 新”的“一正正品”GOIP 网关，标价 15500 元，卖家在描述中称“正常使用没有问题，全网通 4G 网，32 拖 128 口”。所谓“32 拖 128 口”，即 32 个端口，能插 128 张手机卡。

多位店家表示，目前在售的 GOIP 设备已不能在国内使用，但如果以“国企或上市公司”名义买，是“有办法避开限制”在国内正常使用的；具体如何操



作，他们没有透露。

此外，电商平台上还有人将 GOIP 设备核心模块拆解，以“多卡器”“手机外置卡槽”等变名销售。有受访者认为，该设备技术可复制性强，很容易转入地下生产、流通，一些未被纳入市场监管视线的小型代工厂具备持续生产能力，产品流入二手交易市场和黑市。

对“电诈工具”需加强源头管控

据了解，2021 年，全国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净网 2021”专项行动，针对网络黑灰产“黑卡”“黑号”“黑线路”“黑设备”四类网络犯罪的重要“作案物料”，抓获“卡商”“号商”等犯罪嫌疑人 3 万余名，扣押手机黑卡 300 余万张，查获网络黑号 1000 余万个，缴获“猫池”、GOIP 等黑产设备 1 万余台。

“电诈全靠公安一家是打不完的，必须加强综合治理。”多位基层办案民警认为，做好反诈工作，核心是治理涉诈工具；需要多措并举，通过源头、渠道、技术管控多管齐下，遏制 GOIP 设备泛滥态势。

受访人士建议，首先要加强电商平台流通渠道监管。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加强对相关电商平台的监管，明确要求其下架 GOIP 设备，填堵涉诈设备流通漏洞。

同时，要加强上游手机卡的源头治理。手机卡是电信诈骗的基础“物料”，也是 GOIP 设备的“原料”。“理论上讲，一个人可以从三大运营商和虚拟运营商处办到约 100 张卡，正常人显然用不了这么多卡，由此产生了出租出售行为，给 GOIP 设备提供了用武之地。”深圳市公安局刑侦局警官陶剑说，深圳正逐步推行同一用户在深圳只能开立 6 张手机卡的政策，从全国层面推行此类政策也很有必要。

去年 10 月公布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提出，非法制造、销售、提供或者使用主要用于电信网络诈骗设备者将受到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熊孟等基层民警建议在草案中进一步明确，拥有和买卖 GOIP 设备，但无法证明其合法用途的，应推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进一步厘清责任，明晰法律边界。

（新华社昆明 2 月 15 日电）